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评论卷

温潘亚 著

忧思随草绿天涯



凤凰出版社

里下河文学评论家的评论，既有对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也有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宏观把握，他们思想深厚，文采斐然，才情横溢，不仅体现出一种文学性与理论性交融的特征，而且深度彰显了里下河文学评论家共通的人文气息和品格。



忧思随草绿天涯

温潘亚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忧思随草绿天涯 / 温潘亚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7.9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 / 刘仁前主编. 评论卷)

ISBN 978-7-5506-2648-5

I. ①忧… II. ①温…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7164号

书 名	忧思随草绿天涯
著 者	温潘亚
组 稿	泰州凤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常宁文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s.com
印 刷	泰州市隆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夹河路50号 独立车间:海陵区苏陈工业园区南园区,邮编:225300
开 本	718×1005毫米 1/16
印 张	159
字 数	2681千字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2648-5
定 价	450.00元(全12册)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23-82225559)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评论卷》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常胜梅

副主任：王 飞

顾 问：汪 政 费振钟

主 编：刘仁前

编 辑：周卫彬

写在前面

自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已陆续出版有《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研究提供了良好而详备的资料。第五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召开在即,我们专此出版《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评论卷),冀望通过对里下河文学评论家评论作品的系统汇集,扩大和丰富里下河文学流派研究的阈限与特质。

里下河文学流派不仅有全国著名的文学创作代表人物,还有在全国广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这与里下河历代文人重视经史文章诗辞歌赋研究息息相关。这里不仅有名重我国古代哲学史的泰州学派,清代“扬州学派”代表人物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还有中国本土经典文艺理论家刘熙载等先贤名家。显然,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和文艺理论基因,培育了当代里下河文学评论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展开,里下河文学评论呈现出井喷局面,从中涌现出了一批活跃于文学新潮前沿的评论家,形成了以叶橹、黄毓璜、丁帆、朱晓进、费振钟、王干、汪政、晓华、王尧、吴义勤、温潘亚、何平等一批国内有重要影响力的评论家方阵,成为推动里下河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一支重要生力军。作为文学流派的内部现象,在国内文学界并不多见。

里下河文学评论家的评论,既有对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也有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宏观把握,他们思想深厚,文采斐然,才情横溢,不仅体现出一种文学性与理论性交融的特征,而且深度彰显了里下河文学评论家共通的人文气息和品格。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评论卷)分单集与合集两类,收入27位评论家的文学评论作品。具体分为:

单行本9卷,为:

叶 橹评论集——《形式与意味》

费振钟评论集——《分离的价值》

王 干评论集——《江苏作家论》

汪 政评论集——《言说的历史风景》

晓 华评论集——《华丽家族》

温潘亚评论集——《忧思随草绿天涯》

姜广平评论集——《穿越与抵达》

吴义勤评论集——《我们为什么对同代人如此苛刻》

何 平评论集——《无名者的生活》

合集分3卷,书名为《在场者的言说》,共收入里下河地区陆建华、陈歆耕、孙建国、陈义海、刘满华、徐可、孙生民、北乔、孙曙、陈军、陈永光、吴萍、严勇、陶林、周卫彬、卞秋华、易扬、汪雨萌等18位评论家的文学评论作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原拟选入丁帆、王尧等几位评论家评论作品,但作者意见避免重复出版,对此我们表示尊重,不再刊版。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编委会

2017年8月于泰州

目 录

写在前面 /001

第一辑 心路历程

写出艰难时世的复杂人性

——评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002

地狱边沿的两朵小花

——马缨花、黄香久形象审美研究之一 /010

“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前行!”

——马缨花、黄香久形象审美研究之二 /019

巧极之法 美的享受

——论朱自清散文的艺术审美价值 /026

台湾现代女性自塑的雕像

——试析《女强人》中的林欣华形象 /032

台湾新女性主义的高扬

——谈《女强人》中女性意识的特质 /036

峻青与茹志鹃创作风格比较

——以《黎明的河边》和《百合花》为例 /041

心灵深处的诗音

——重论宗璞短篇小说《红豆》的艺术追求 /047

个人化的欲望书写与空间化叙事 ——评徐名涛的长篇小说《重复一千遍 的谎言》	/052
面对“新的迷信”束缚的挣扎与反抗 ——《胆剑篇》新论	/057
“流言”私语说童年 ——论张爱玲的自传性散文《童言无忌》	/069
坚守内心真实的自我 ——论师陀 1962 年创作的两部历史剧 《西门豹》和《伐竹记》	/079
用生命感受历史 ——重评田汉的历史剧《关汉卿》	/088
第二辑 整体观照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式的演进轨迹	/104
象征行为与民族寓言 ——17 年历史剧创作话语形态论	/116
“拟代女性写作”与女性话语的“缺失” ——论 17 年历史剧创作中女性话语的 形态与特征	/134
历史剧:作为一种叙事	/144
第三辑 履痕处处	
“兴化长篇小说现象”调研报告	/162
里下河文学流派及其“域内”作家创作 风格概述 ——读《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	/184
后 记	/193

第一辑 心路历程

写出艰难时世的复杂人性

——评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酸、甜、苦、辣……，悲哀、迷惘、悲愤、惆怅……，道不出是啥滋味和感觉，就为了章永璘——这个于艰难时世里在灵魂的大海中沉浮、挣扎的人物。“描写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曾有过朦胧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这是张贤亮在《绿化树》的前言中谈到他的《唯物论者启示录》系列中篇创作计划时所讲的一段话，作家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但毫无疑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下简称《男人》）作为《绿化树》之后的又一部力作，在思想内涵的丰富性、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等方面都超过了前者。作者以他那犀利、冷峻的艺术笔触，通过对主人公章永璘这一多灾多难而又极不安宁的复杂人物的心理过程和感觉的描写，无情地撕开了罩在极左路线猖獗这一段悲剧前的帷幕，暴露出一幅可怕的、触目惊心的历史史实和一个活生生的正常人在非正常时期的扭曲、变态，反映了荒谬时代对人性的残酷“改造”和“压抑”。19世纪的大批评家勃兰兑斯这样说过：“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①在张贤亮的笔下，人物的心灵就像一条斩不断的溪流，没有源头，没有终点，有时缓缓而行，有时则狂涛涌进，而外界表象和自我表象在这一溪流中得到了逼真的折射。

题目就令人颇费思索，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也就是说男人因为有了女人才成其为男人，为社会感知、承认；女人则因为有了男人才显出其本质特征，成为女人。他们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关系。瓦西列夫认为“性的差别深刻地影响着人

注：①[丹麦]勃兰兑斯著，张道真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性,几乎是影响到人性的各个方面。可以把男人和女人视作生物和社会共同体中的两个补充的变体”^①。康德就曾从哲学的深度描写了两性共存这种无与伦比的和谐。但章永璘和黄香久的关系却并不和谐,甚至是病态的。出现在小说中男人的“一半”是指通过女人才能得到体现承认的“一半”,那么男人的另一半是什么?

这一点小说并未用多少笔墨加以描写与阐述,甚至没有点明。只是在字里行间、片言只语中隐约可见。男人之所以成其为男人,那是因为还有着另一半,即实现人的价值,进行创造,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力量之一。否则人来到这块土地上与动物有何差异?当然所谓“一半”,并不是数学上的定量分析,各二分之一,而是指人身上存在的两种本质力量,二者并非绝对相等。在正常的人身上,二者是相对均置,保持心理平衡。但章永璘失去了这一平衡。作为一个不安宁的灵魂,他之所以在封建专制的桎梏中,甚至温柔乡中蠕动、挣扎,不甘沉沦,另一半(即已被压抑了的创造欲)的制约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人们都生活在心理平衡状态中,健康的精神世界是一个不断剔除心理惰性因素,不断从旧的心理结构中挣脱出来的更新过程;是一个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如不及时把心理结构中的惰性因素剔除掉,让它积淀下来,就成为一种病态的精神现象,极左政治迫使章永璘的精神和心灵走向病态。

入狱之前,章永璘是一个充满了青春活力、激情洋溢的诗人,立志要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切。在那个年代,青春期的冲动以创造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虽然其心理是不平衡的,但却是人类青春期正常的力律,性的冲动转化为一种力量、一种追求、一种创造,后者是前者的寄托物。但是诗人却因此被打成右派,投进牢狱,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关监“改造”生活。年轻的诗人,在理想的希望之巅一下子被抛到了阴森可怖的人间地狱,等待他的是无尽的肉体、精神折磨。据作者所言,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六年这十八年中自己曾“两次劳动,一次管制,一次群专,一次关监,接二连三的惩罚完全是第一次罪名衍生出来的”^②。当然这并不是说作者就是章永璘。在张贤亮写《灵与肉》时,“因为作品中的主人翁和我的出身相同,有同志就问我,这里面有多少自己的成分?其实,作品的情节是构想的,但感情和

注:①[保]基·瓦西列夫著,赵永穆、范国恩、陈行慧译:《情爱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8-89页。

②张贤亮:《满纸荒唐言》,《飞天》1981年3月号。

细节却完全‘货真价实’”，“虽然其中有许许多多东西不是自己的，可倒都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①。章永璘的生活经历有类于此。

这是一个“语言空前发达的时代”。“人类现在别的方面都退化了，惟独擅长玩弄语言”。在这个野蛮荒唐的年代，只有“用野蛮人的方式去荒唐地生活”。什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全面专政”，“脱胎换骨”。无休止的劳动改造，长期的精神迫害扼杀了人所应具有种种特征，人降为兽，兽性占了上风。恩格斯讲过：“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么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②在此，我们不妨考察一下章永璘本人的感觉，“劳动创造了人，因而人的原始本性天生地倾向于体力劳动；紧张的体力劳动会激发起已被文明淹没了的，早已经变成为人的潜意识的本性，突然使人又倒退回若干万年，感受到一种自身正在发展，自身正在变化，自身的品质正在丰富的心理上的快感”。这实在是一种含泪的笑。除了劳动权之外的一切社会权利都被剥夺了，剩下的只有一种动物的求生本能，于是“我体内的那种正常的文明人的素质就被压抑，被扭曲了。我躯体健康，但大脑却有了病变，开始出现精神上的返祖现象”^③。在《绿化树》中，填饱肚子成了章永璘唯一的欲望，这种吃相与《美食家》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但这是表面的、浅层的。到了《男人》中，作者的笔触伸到了人的更为深刻的本能力量之处，这实在是一个大胆的举动，也表达了作者对自己悲惨境遇的不平。

劳动改造的生活是枯燥、无聊、愤懑、痛苦的，且不能越雷池一步，《大墙下的红玉兰》的狱中之景，令人不寒而栗。创造的体现是内心激情诉诸外界形式，易于为人们感知的，在扼杀一切人性的时代，囚犯连王队长用下流话来称呼自己都感到家庭式温暖，诗人还有何创造可言，它无疑就被深深地压到了心底，诗人的精神状态急剧地失调、苦闷，急于寻求发泄、解脱，于是男人的另一半——性本能顽强而自然地浮上了心头。性本能，在此我们不必讳言它，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写道：“人有各种自然欲望，其中，除了为生存而吃喝的欲望之外，最强烈的是性欲。繁殖种类的欲望是‘生存意志’的最高表现。这种欲望深深地蕴蓄在每一个发育正常的人体内，在其成熟以后，满足这一欲望是其身心

注：①张贤亮：《从库图佐夫的独眼和纳尔逊的断臂谈起》，《小说选刊》1981年1月号。

②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28页。

③张贤亮：《满纸荒唐言》，《飞天》1981年3月号。

健康的基本条件。”^①“路德说：‘如果有人想抵抗自然的需要，因而不去做他想做和该做的事，那就犹如一个人希望自然界不再是自然界，希望火不会灼人，水不会打湿东西，希望人可以不吃，不喝，不睡觉一样’”^②。当然描写这种本能要看作者的出发点和书中所持的态度。就像《十日谈》与《金瓶梅》，爱情的土壤与爱情的温床应作出截然相悖的评价一样，《男人》的发行量大是因为长期把“性”视为禁区，使得人们产生一种特殊的消费心理有关，这并非作者本身的过错。不能因有人仿维特自杀而禁《少年维特之烦恼》，对《男人》亦是这样，应加以引导，更何况作者的本意并不在于此呢？

情欲这一本能力量在诗人的脑海中上升。听囚犯说脏话，与女鬼煞有其事的亲热，看黄香久的肉体，等等。但这些“非分之想”在特殊的环境面前并不能实现，即使在极为美丽的女性肉体面前，甚至在对方作出挑逗的举动时，章永璘仍然退缩下来。在帽子满天飞的时代，他谨慎小心，不敢妄为。同时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积淀在他的思想中，束缚着他的手脚。他力图借性本能来寻求精神解脱，性本身却无法实现。两种力量都被压到潜意识层，青春期的心理不平衡竟在这儿找到了暂时的平衡，其实这是扭曲的、病态的、表面的，并非出自内心的心理平衡。因而，在心灵深处，两种力量展开了搏斗，就像一股急于冲出的山洪被拦阻，章永璘陷入了长期的无法摆脱的精神苦海中，他急于寻找突破口，寻找避风港，以求暂时的解脱。于是对自己剩下来的“动物的生理性要求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要实现的欲望”，他想到了结婚。黄香久，一个单身而美丽的女人的出现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

有爱情的生活是幸福的，为“爱情”的生活是危险的。“真正的爱情必须仰赖于‘相互尊重、人的尊严，而不仅仅仰赖于感情的放纵和怪念的驱使’”^③。但畸形、残酷的环境使得章永璘对女人、对爱情的看法变得偏激而庸俗。在章永璘的眼里，女人只不过是习惯加在她们身上的一个概念。有时女人犹如一根“香烟”、一只“馒头”、一本“书”、一把“锹”……一系列的比喻，全是实用的东西，他看到的是实用价值，而不是审美价值。求婚时用的竟是购买者的眼光，女人成了工具，这是文化的反刍，是历史对人类的嘲弄。

注：①[德]倍倍尔著，葛斯、朱霞译：《妇女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②[保]基·瓦西列夫著，赵永穆、范国恩、陈行慧译：《情爱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8页。

③[俄]别林斯基语，见[保]基·瓦西列夫的《情爱论》，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7页。

结婚对于章永璘说来只是想获得一种“半解放”。他相信自己“毕竟是个男人,在扼杀个性的一般性中至少还保持有性别的特征”。他“渴求和一个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肉体结合,不管她是谁,只要是我亲眼看到并刺激起我情欲的异性”。黄香久的美丽激起了他“男性的情欲和激情”。而且还并不仅仅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肉体,在他眼中,她又仿佛是“彤红的霞光”,有着“沁人心肺的沙枣花的清香”。这实际上是章永璘主体的对象化,寄托了他朦胧的希望和理想。显然,章永璘是想借这一半的实现以达到整个人的价值的实现。当黄香久也怀着生命的不可遏制的冲动来到他身边时,顺理成章,两个单干户组成了一个合作社,他们结婚了。

结婚却证明了章永璘性本能的丧失。大量的研究材料表明,长期节制“下流的”性生活会使人智力停滞,精神受到创伤,如果再有其他因素,就会引起神经官能症及其他神经心理病症。人,作为一个复杂有机的生物系统,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不能摘除或是受到抑制,因为这会导致整个体系内部的紊乱和失调。一方面的活动受到破坏会引起另一方面活动的破坏。长期的劳动改造、精神压抑使章永璘失去了性功能。他明白了自己引以自豪的男人另一半也已失去,心理的病态平衡仍未打破,犹如一匹被骗掉的大青马,似乎已失去了人的灵性。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自卑心理。可黄香久并不理解、宽容他,反而在肉体上背叛了他。罩在这一美丽女人头上的光环很快褪去了,诗人终于认清自己以前理想对象化的东西的原形。心理损伤、外部刺激在他的肺腑、神经、灵魂里刻下了病灶,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

读到这里,我们感到特别的难受,压抑得似乎透不过气来。章永璘,从一个充满青春朝气的年轻人,被迫害到这种惨境,怎不令人潸然泪下。“性”在作者冷峻的笔下全然不是那些只重商业效益文学中的色情,而是张贤亮手中锐利的武器,无情地揭露出专制主义桎梏对人性的扭曲。

长期失落的创造才能在狂风、暴雨、恶浪中终于得到迸发。为了进行有机的过渡,作者安排了渠坝抢险这一英雄主义行为。这是章永璘十几年改造生涯中第一次出于自愿的劳动,它恢复了人的本质力量。早在《灵与肉》中,作者就描写过许灵均在严酷的劳动中获得了劳动者的体魄、心胸、情感,劳动的尊严感和自豪感充盈于他的灵魂,使他的内心在外界的物欲诱惑面前保持平衡和稳定。正如马克思所言“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消毒剂”^①。章永璘在被人和自我

注:①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8页。

充分肯定之后,再加上黄香久的爱抚,突然,他的性功能恢复了,这给他带来了自信心和兴奋感,也许这就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主要含义。自然的力量打破了长时间的病态心理平衡,创造欲仍被压迫着,他只好一味地寻求满足和刺激。心理的天平急剧地倾斜,每当他意识到自己近乎动物的行为后,“更加烦躁、妒嫉、悔恨,备受希望的折磨”。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幻,动乱的中国因为邓小平同志上台而透出了一点希望,有了一点生机,这为章永璘的出走准备了时代环境。

其实章永璘本不是一个甘于寂寞、耽于沉沦的人。《绿化树》中的章永璘就说过:“可怕的不是堕落,而是堕落的时候非常清醒。”并反复问到:“活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活?如果没有比活更高的东西,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这种想法在《男人》中一再出现。请看他与大青马的对话:“人活着要为这个世界增添一些什么,为人类贡献一些什么……”进行“创造性的劳动”,而不是像大青马一样任人驱使。这时的章永璘已“向往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以实现他的生命意志。在他的眼里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东西,他渴望行动。而结婚则是一种羁绊,他要到广阔的天地间寻找自己的位置和真正的人生。再加上章永璘对家庭生活产生的不安全感,如日记本事件,使得这一本不具备多少基础的合作社婚姻更加风雨飘摇,岌岌可危。

在共同的生活里,黄香久对章永璘产生了真正的爱情,这使章永璘对黄香久的感情变成了一个矛盾的混合体。“吸引力和排斥力合在一起,内聚力和扩散力也合在一起,既想爱抚她又想折磨她,既心疼她又痛恨她”,恨爱参半。文近尾处,章永璘从罗宗祺家出来,来到旷野,面对沙化了的田园、广阔的黄土高原时所生发的一段思绪就寄托了这种复杂的感情。这既是对黄香久的矛盾心理的集中表露,同时也以她象征着多灾多难、古老而美丽的祖国。他爱这片土地,爱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但在这块黄土地上发生的极左政治和畸形婚姻又给他带来了精神上、肉体上难以愈合的创伤,他要离开这个令人窒息、令人消沉的地方。

他与黄香久的最终分手真正的触发动机是时代的因素。当章永璘听到邓小平同志上台这一消息时,就敏锐地感觉到“这个信息非同一般,直觉告诉我外面是真正要起变化”。虽然有时沉渣泛起,反动派猖獗一时,批宋江、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但中国现在整个的空气在孕育着一场真正的人民运动,“哑巴”开口说话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一个永不安宁的灵魂,怎能囿于小家庭,枉度一生?与其让生命之火在这里慢慢燃尽,还不如在一次风暴中让它刮灭。章永璘终于在灵与肉的搏斗中走向了更广阔的人生。

章永璘的出走,尽管是有争议的。但我们认为,如果把它放到特定的时代背景,联系章永璘在《绿化树》中开始的种种挣扎与奋斗进行考察,显然作者这样安排是比较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的。据作者透露,《唯物论者启示录》拟写九部,其中有四部写1979年以来,在伟大的历史轮换期,“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全面改革的时代,主人公既然成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就必然用笔和舌直接参与一系列斗争”。《龙种》《男人的风格》已经唱出了改革的赞歌,男子汉的创造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也许龙种、陈抱帖就是当年的章永璘。

现在回过来,我们集中归纳一下章永璘的心理历程:从不平衡(正常的)——平衡(被迫的、病态的)——平衡(结婚没有打破平衡,反而带来了更强烈的痛苦)——不平衡(创造欲在抢险中得到暂时的体现,过后仍被压抑,男人的另一半却因此得到了恢复)——出走,寻求恢复正常的人性和心理平衡。这一曲折复杂的心理过程与整个社会状态,互相构成了小说的总体氛围(张辛欣语)。它的发生变化伴随着时代环境的历史变迁,互为表里,互为因果,互为寄托。时代造成了人性中最基本的性心理的扭曲,通过扭曲的心理流程的揭示,控诉和剖析了那个畸形的非正常的艰难时世。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海明威的心理自然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它写的是一次大战后流落巴黎的一伙英、美青年的浪荡生活片断。主人公杰克因丧失了性功能而不能跟自己钟情的女人结合,不断陷入苦闷,又不断克服这种苦闷……过着病态畸形生活。作者“客观地”“照相式”地描绘出人物在某种感情支配下本能的乃至下意识的活动,造成富有实感的画面。透过“迷惘一代”的生活侧影,让我们观照人类饱经忧患之后失去价值平衡的某种心境。《男人》不也正是这样吗?所不同的是,海明威的创作犹如飘浮在大洋上的冰山,看得见的部分是八分之一,而隐藏在水下的部分则是八分之七。按桑塔耶纳关于审美价值的命题:“在一切表现中,我们可以区别出两项:第一项是实际呈现出的事物,一个字,一个形象,或一件富于表现力的东西;第二项是所暗示的事物,更深远的思想感情,或被唤起的形象,被表现的东西。”^①而张贤亮却把有些该隐藏的部分也说了出来(当然并非全部),以至物境与情境没有达到很好的统一。

记得有人这样说过,挑出优秀作品中的败笔,无异于借微瑕强调白玉体的光洁,就像以蝉声烘托寂静气氛一样。《男人》的许多地方可以进一步加工完善,比

注:①[美]乔治·桑塔耶纳著,缪灵珠译:《美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页。

如大量的议论,这一点是人们对张贤亮的小说指责最多的。不过在这里我们所要指出的却是有些议论缺少时代感和历史性,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文中作者借马克思之口对今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评价,在与宋江的对话中,“我”对时政的分析,以及大青马把世界看成一个统一体,用统一的眼光分析各个系统,提前运用了系统论等等。限于认识水平,这些议论在当时是不可能出现的,即使有也未必敢直白。当然涉及到性的描写可以再简约一些,因为这个问题太敏感了。

钱谷融说:“人是社会现实的焦点,是生活的主人,所以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现实,抓住了生活,你只要真正写出了人,写出了人的个性,就必然也写出了这个人所生活的时代。”^①张贤亮同志敢于选择人性的变态这一禁区作为突破口,以他那细腻而冷峻的笔触,越轨的笔致描写变态的、扭曲的性心理,并借之以控诉、揭露那残害人性的疯狂年代,这本身就说明作者所具有的胆识和勇气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而这一切又是与变革的时代相对应的。

(写作时间:1986年)

注:①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